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有九遂應序九種之事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注齊衰異門

則祭。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尸入三飯不脩醢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三飯則止視更不勤俟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酹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禮稍備尸三飯視俛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酹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矣。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尸主婦主婦及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應序三

無尊焉春秋公羊疏以爲諱諫諸侯相誅非禮也

者之行而爲諱諫不得列長者之行而作諱如此是使大史所之諱也。出之事不諱言諫然也謂不得累利貴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唯天子稱天以諫之者諸侯及其大夫其猶有尊者爲之作諱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爲天子作諱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不敢自專也。

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注禮當至之諱。正義曰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諡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諡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諡於君喪賜諡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乃使大史賜之諡明諸侯之喪亦然。○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謂他棺也。孔子曰其殯服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注以下必刃反直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其殯省恭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指槨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弁皮彥反極其又反如爵入自闕升自西階也。閔謂毀宗也極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官門西如或作加誤也爲己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也於此正指而殯殯既塗而成服殷槨出毀宗周極入毀宗禮相變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者行遠不可無飾。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入在棺不忍異也。○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管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來反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柩從成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食之屬并以梓棺而出從既有備今其人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具也。○正義曰按王制云終始哀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爲之。○云親身棺曰梓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尺椁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植弓矢于棺堅苦之言也謂梓雖親身老死生前爲之今出疆諸侯年卽內猶有兒諸候以碑爲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梓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水死前爲之今出疆諸侯從公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其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像其主夫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於時人從柩在路以棺槨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布而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絰。注此謂至具焉。○正義曰知此讀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後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開故知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開故知其首服崔氏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爲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非謂蕪履也其身已病者柱杖故云疏衰菲杖也。注棺槨至已病。○正義曰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如環絰者雜記云斂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加環絰者也者布弁義古布十五升與子游麻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弁也云杖者爲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合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入自闕升自西階謂樞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從樞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樞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各位也。○注閱謂至變也。○正義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之後此所謂年於多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既畢而成就也。云般槨出毀宗周極入毀宗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之後此所謂宗宗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般槨出毀宗周極入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所謂

[illegible]

[illegible]

祭者人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

父之庶宗子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

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

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其祖廟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

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故鄭限以祖廟者鄭以祖廟者唯大功之內親其祭於宗子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

適士二廟有祖有祔上則父祖廟共廟故鄭限以祖廟者鄭以祖廟者唯大功之內親其祭於宗子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

大功以上二廟有祖有祔上則父祖廟共廟故鄭限以祖廟者鄭以祖廟者唯大功之內親其祭於宗子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

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祔祖廟故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

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有異居之道云

祭事性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

當室之白鵝於東房以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鵝於東房無所無之祭也宗子之為祭於室與祭人同則其尊卑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鵝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

曾子問

原卷十九

[illegible]

有前驅爲辟道○**疏**曾子至前驅○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曾子至之何○曾子言卿大夫或爲尸
辟婢亦反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知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此蓋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孔子曰見而出也

子問者後寫脫滿非也。注爲君至士者。正義曰。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纁。以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脫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

仲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掛式小僦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

子子曰夏居丑之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封於魯
 之謂乎也二者恕也二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封於魯
 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焉弗印也時多攻取之孔子夏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

也征之作費誓曰三年之喪有司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注致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般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不致事故以喪大事有三廣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殺既葬後代新遠以此推之故節周卒哭也○記曰至謂乎○解人

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是奪人之親也故遭喪須致事是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君已既思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忠恕也孝也解亦不可奪親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謂平○注二者恕也孝也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忠恕也孝也解亦不可奪親

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
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

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爲爲之也○注伯禽至費誓○正義曰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按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尙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今以三年之喪至弗知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爲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陸曰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說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為世子之禮故著盜號標篇言可法也說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為世

上教下說序釋莫先聖先師養老一節論文王明三王為世子之禮下更論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在族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公舉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為第五節以其文王為

更明尋常世子之法非凡人所行故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朝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復也。及莫又至亦如

史直日矣。衣徐於既反又如字豎上主反。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復也。及莫又至亦如

之莫夕也。莫音暮。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踏復扶又反。及莫又至亦如

復初憂解。解說文王至復初。正義曰案韓侯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諡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

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反煖乃管反徐況

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曰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反煖乃管反徐況

煩食下問所膳。問所膳者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寢。末亡易反應應對之應為子為反。而審反生執之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稅本亦作脫。反。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

飯亦再飯。下欲知氣力策藥所勝。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旬有二日乃間。旬間猶憂也。憂說文上心在視寒煖之節。食下

上謂歡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物而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未有原末無也原再

正義曰末微末故為勿也原再也釋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熱燭過節故為失飪臭味惡也。注庶幾程式之

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注庶幾程式之

為程限法式帥循也。正義曰案爾雅釋文云庶幾何也。庶幾為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也。言武王慕尚文王以

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病故云間猶憂也。夢是疾減損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憂矣。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

與我九齡。帝天也。聆音。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其終撫諸。撫猶有也。言君也。文王曰非也。古

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

予爾羊汝反。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終其成。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

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
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爲百歲爾爲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謂天以九齡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皆從齒解後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
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伐大禹則被囚在四五年之初得赦宜生等獻稱王若其稱
文王反叛則露紉何肯伐者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禪行天子禮此殷傳云五年之初得赦宜生等獻稱王若其稱
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爲庸號是年爲禋歲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日之年年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又勤憂損壽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物盛多始於憂勤至於日中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又勤憂損壽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今承文王所傳之業此乃成之義訓非自然之理使武王幼不能治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昨而治亮履也代成王履昨階攝王治天下如也○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抗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世子也○疏○長丁反後皆同○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之法以示成王○疏○長丁反後皆同○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有過失周公則答之○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爲世子及武王之法其武王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也○注視至之事○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二年將踐周公秋大熱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攝周公之屬焉時作
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居攝二年成王收攝周公之屬焉時作
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昨之事也○注履履下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昨踐者以明堂位天子下也○正義曰撫有存撫故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三年爲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
師學戈學舞干戚○春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舞象文也○戈句矛戟也千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徒論樂選所升於
同選息戀反後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舞象文也○戈句矛戟也千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徒論樂選所升於
反下放此篇羊反○履大履反○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篇師學戈籥師丞贊之篇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
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舍聲篇師掌教國子舞羽吹鼗鼓南也胥掌以六
篇○大如字又音大胥息余反又息呂反注皆放此版音板本又作板舍采音釋後舍采同願音班吹鼗鼓南也胥掌以六

樂之會正舞位旋人教表樂則以鼓飾之詩云以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雅以南以箚不僭○旋音毛僭七尋反又子念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

在警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茲謂以絺繡之事典謨之教所興也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

治定與已同也○大音太下文注大樂正大學大傅大祖大寢皆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

同警音古警宗殷學名庠音詳上庠虞學名播波其反易以較反皆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

時各有所宜學者學即下云春夏學教世子及春論夏弦等必各逐四時所宜則學士時節類是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

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注千盾至乘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

物有字甲故乘干也盾捍也胡三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千戈配之則明若今雞鳴載茂盛萬物體壯武義似戟有句也春時萬

傳萬者何干舞也○內倍之胡三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千戈配之則明若今雞鳴載茂盛萬物體壯武義似戟有句也春時萬

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千舞是也○春陽氣發動故云宣用動作之時學之虞植以爲春教亦同教干戈秋則體成文章也○引詩

也箚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舞樂動故云宣用動作之時學之虞植以爲春教亦同教干戈秋則體成文章也○引詩

干與箚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舞樂動故云宣用動作之時學之虞植以爲春教亦同教干戈秋則體成文章也○引詩

年二十升大學者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飲箚是箚師既教戈又教箚此小樂正教小樂師也○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此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禮故謂之樂○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者謂年幼時教之舞其舞即舞也○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師合六舞師奏此云箚師丞者或諸侯者○注南南至不僭○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周禮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箚師丞者或諸侯者○注南南至不僭○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箚師丞者或諸侯者○注南南至不僭○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位失離北夷之樂曰箚南樂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南至不僭○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注四人至吹箚○正義曰云通職秋右手秉翟翟以爲籥籥者籥也

云此之謂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爲書禮之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
趙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博士傳文家書魯人漢儒南人故爲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雅樂聲律問詩有毛公
其鏗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其非俊異也又有傅爽及春秋不引者能記
經唯爲詩書禮樂故不引夏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定故
發聲爲億以三時釋奠莫獨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春春可知也以無尸者以其主於物無非報飲酬酢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
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言夏故言夏從春春可知也以無尸者以其主於物無非報飲酬酢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
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敎始立學官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
先師學天子必用幣則四時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行學事必用幣則樂器成及出聖者則諸侯用幣則四時釋奠於先聖
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則四時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行學事必用幣則樂器成及出聖者則諸侯用幣則四時釋奠於先聖
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是廣記諸侯之
國故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故鄉飲酒立虞夏殷周四門之學若諸侯正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
皆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序長春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爲序也云黨
聖周公若孔子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序長春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爲序也云黨
聖常奠爲輕故唯祭先師此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莫如當先聖先師則所釋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藥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聖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此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莫如當先聖先師則所釋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藥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反○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遂養老者謂用其明疏
至養老也正義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有先聖先師則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
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適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有先聖先師則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
合也當合必祭故云正義曰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曰必遂養老者注大合至象類○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
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
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親視學者周禮大胥春令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季春大合樂其文
司正云微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曰此皆老者也故云樂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
樂于郊者語論說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曲藝皆誓之曲藝爲小技
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也復扶又反論說三而一有焉之以有曲藝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等進者衆以其序又以其次謂之
○技其彼反○疏曰郊人賤技藝遠之者不曰俊於成均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人均則處卑近
郊人遠之選曰郊人賤技藝遠之者不曰俊於成均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人均則處卑近
上尊以相親○疏曰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注語論說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學
近附近之近○疏曰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注語論說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學
方成就之地故或偏在四郊○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爲之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

